

# 麦琪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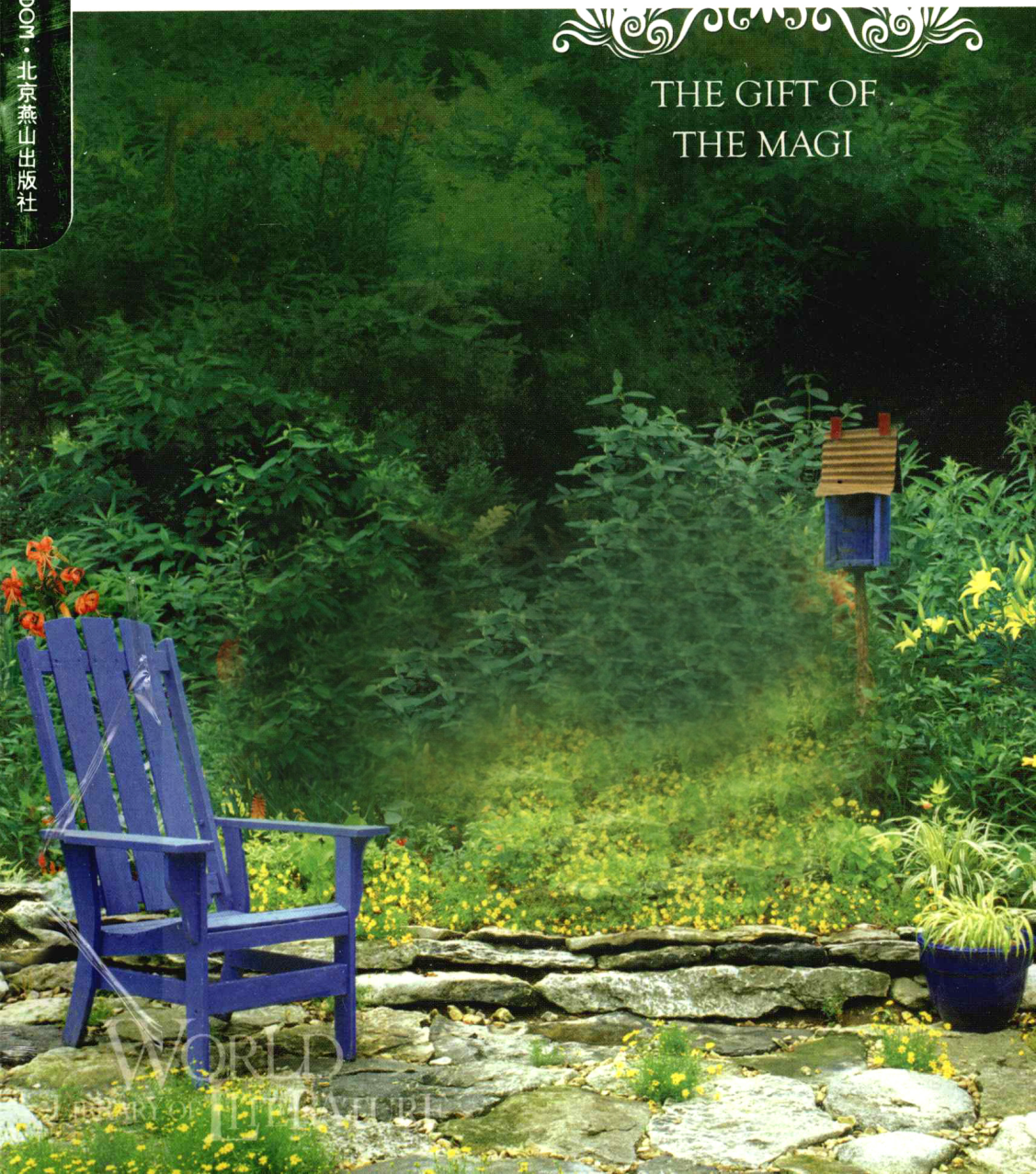
[美] 欧·亨利◎著 李文俊 等◎译

世界文学文库  
O85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WORLD WISDOM · 北京燕山出版社



THE GIFT OF  
THE MAGI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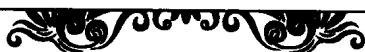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Gift of the Magi

[美] 欧·亨利 著 李文俊 等译

#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麦琪的礼物/(美)欧·亨利(Henry, O.)著,李文俊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2(2008年4月重印)

ISBN 978-7-5402-1229-2

I. 麦… II. ①欧… 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318 号

## 麦琪的礼物

---

作 者 [美] 欧·亨利

译 者 李文俊等

责任编辑 杨燕君 王沁滨 王 涛

装帧设计 贾 嘉

插 图 (有下标者)王毅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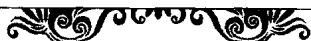
版次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200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序言



The Gift of the Magi

欧·亨利(1862—1910)是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以描写纽约市井生活著称,但他并非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医生。十五岁开始在药房当学徒,二十岁时由于健康原因去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人,积累了对西部生活的亲身经验。此后,他在得克萨斯做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在奥斯汀银行当出纳员。他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的幽默周刊,并在休斯敦一家日报上发表幽默小品和趣闻逸事。一八八七年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正当他的生活颇为安定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一八九六年,奥斯汀银行指控他在任职期间盗用资金。为了躲避受审,他逃往洪都拉斯。不久,他得知妻子病危,回家探视,在一八九八年被捕,以贪污银行公款罪被判刑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三年后提前获释。在狱中,他担任医务室的药剂师,并在业余开始写小说,为的是挣些稿费寄给女儿。一八九九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发表,署名为“欧·亨利”,借用了一个法国药典书作者的名字。命运对他来了点幽默,以一场官司把他从波特变成了欧·亨利,从一个专栏作家变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一九〇一年出狱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小有名气。第二年他定居纽约,专门从事创作。他以一周一篇的速度为杂志写小说,获得读者的普遍注意与好评。到一九一〇年病逝为止,欧·亨利以旺盛的精力共创作了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分别收入《四百万》(1906),《剪亮的灯盏》(1907),《西部的心》(1907),《城市之声》(1908),《善良的骗子》(1908),《命运之路》(1909)以及《滚石》(1913)等十余部集子。

使欧·亨利享有国际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麦琪的礼物》、《最后的一叶》、《警察和赞美诗》等脍炙人口的精品,它们代表了欧·亨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最高成就。无论从内容或风格上来说,欧·亨利的作品都只能是美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物,它们当之无愧为

“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既写东部,也写西部,但他最负盛名的故事大都发生在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中,发生在他称之为“四百万”的普通百姓身上。他为市民读者而写,也擅长写市民生活,故而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之称。

欧·亨利笔下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就是贫富差距。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舞弊泛滥成灾,似乎只要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难怪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与欧·亨利同时代的马克·吐温说得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在美国,贫穷是耻辱。”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由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

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是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做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做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是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是“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新婚,向妻子

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儿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决定洗手不干的保险箱盗窃犯为了救出不幸把自己反锁在保险库里的孩子,当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准备着跟警察再去蹲监狱。一个自惭形秽,背弃了情人的男人,毕竟还能尽自己的努力,让青梅竹马的姑娘断了对他的思念,快快活活地去重新开始生活。

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欧·亨利具有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的本领,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近百年来,欧·亨利的小说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足见其作品的生命力。

编 者

## CONTENTS · 目录

---



|     |                |
|-----|----------------|
| 001 | 序言             |
| 001 | 麦琪的礼物          |
| 006 | 咖啡馆里的一位世界主义者   |
| 011 | 爱的奉献           |
| 017 | 警察和赞美诗         |
| 023 | 财神与爱神          |
| 029 | 没有讲完的故事        |
| 036 | 一个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 |
| 040 |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
| 046 | 朋友忒勒玛科斯        |
| 053 | 婚姻指南           |
| 062 | 擦亮的灯           |
| 074 | 钟摆             |
| 079 | “真凶”           |
| 084 | 最后的一叶          |
| 090 |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
| 095 | 杰夫·彼得斯的感应功     |
| 101 | 婚姻学的真谛         |



|     |              |
|-----|--------------|
| 106 | 骗术和良心        |
| 112 | 强中更有强中手      |
| 123 | 似戏非戏         |
| 129 | 失忆症患者逍遥记     |
| 139 | 都市报道         |
| 153 | 寻宝记          |
| 162 | 侦探           |
| 168 | 女巫的面包        |
| 172 | 吉米·海斯和穆丽尔    |
| 177 | 让我号号你的脉      |
| 187 | 命运之路         |
| 205 | 迷人的侧影        |
| 212 | “广告”         |
| 224 | 窃贼自新记        |
| 230 | 轿车在等待的时候     |
| 235 | 一千块钱         |
| 240 | 失败的假设        |
| 251 | 黑杰克山的交易      |
| 263 | 牧场的波皮普夫人     |
| 280 | 熊仔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
| 291 | 牵线木偶         |
| 303 | 梦            |
| 307 | 我们选择的道路      |

## 麦琪<sup>①</sup>的礼物

The Gift of the Magi



一元八角七分。就这么多。其中有六毛钱还全是钢镚儿。这些小钱都是每回一分两分从卖杂货、卖菜、卖肉的那里死劲儿抠下来的，当时这样锱铢必较，人家嘴上不说，肚子里怎么损她是可想而知的，到最后她脸上也不免有些挂不住了。黛拉数了三遍，都是一元八角七分。可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明摆着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倒往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去哭上一顿。黛拉也就是这样做了。这未免使一种哲学思考油然而生：人生三大元素无非是哭泣、抽噎与微笑，其中占压倒优势的还得算是抽噎。

女主人的悲伤正从第一阶段降至第二阶段，趁这个当口，就让我们来对这个家作一番巡视吧。一套带家具的出租房，租金每周八元。这地方并不真的乞求你给它一个说法，但是对于寻找乞丐窝点的人来说，乞丐那个词儿，也确实已经到你嘴边了。

楼下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从来不见有一封信投进去，有一个电铃按钮，但是没有活人能把它摁响。边上还贴了一张名片，印着“詹姆斯·狄林翰·杨”这个名字。

“狄林翰”，夹在当中的名号，还是当初主人每周拿三十元手头阔绰时，一高兴往里加的。如今收入缩水，成了二十元，这几个字也显得蔫头耷脑了，仿佛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别那么张牙舞爪，就老老实实，用一个“狄”字得了。不过每次詹姆斯·狄林翰·杨先生回家进入套间时，他那位太太，也就是方才介绍过的“黛拉”，总是亲热地叫他“吉姆”，并且紧紧地拥抱他。这一切自然是非常美好的。

黛拉哭完了，拿起破粉扑儿，把脸收拾了一下。她站在窗前，呆呆地瞅着一只灰猫沿着灰色的围篱进入那个灰蒙蒙的后院。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可以用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以来，她紧攒慢攒，也就只有这个数。每星期二十块钱很不经花。花销总比她计算的要多。每回都是这样。只有一块八毛七分能给吉姆买礼

① 指《圣经》中向新生出的耶稣奉献礼物的东方三贤人。

物。她的吉姆。在构想给他买件什么像样的东西上,她度过了多少快乐时光呀。一件既讲究又珍稀和贵重的东西——总得大致够水平,能配得上吉姆的身份才行。

房间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有一面壁镜。列位看官想来是见识过八元租金套间里的壁镜的。一位细瘦异常还得身手不凡的人,仰仗多次的快速拼接,才可能对自己的形体有个大致上不错的印象。黛拉亏得身材苗条,总算是掌握了这门技艺。

她突然从窗前把身子一扭,站到壁镜跟前。她的双目灼灼发光,可是二十秒钟之内她的脸又变得黯然失色。她迅速地解开头发,让一头秀发直直地垂披下来。

列位看官须知,有两样东西,是詹姆斯·狄林翰·杨夫妇视若至宝的。一样是吉姆的金表,那是经由他祖父和父亲之手,一路传归他的。另一样,那就是黛拉的秀发了。倘若住在天井对面的套间里的是示巴女王<sup>①</sup>,黛拉只须哪天洗过头后把长发垂到窗户外面去晾吹,那么,女王陛下全部的奇珍异宝就不值一提了。假使看门的是所罗门王,地下室里堆满了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吉姆每回经过时只要把金表掏出来看时间,你就看那位老国王如何的又气又妒,直拔自己的胡子吧。

此刻,黛拉美丽的头发披满了她的全身,天然有点波纹,闪闪发光,像一帘棕色的小瀑布。头发直抵膝盖下面,宛如一袭锦袍。接着她把头发简单地往上拢了拢,快快的,有点神经质。她也曾迟疑了一分钟,站定不动,此时,有一两粒泪珠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穿上破旧的栗色外衣,戴上破旧的栗色帽子,裙裾一转一甩,她飘一样地步出房门,下了楼梯,走进街道,眼角处那两颗泪珠仍然在晶莹闪亮。

在一块招牌的前面她停住脚步,牌子上写的是:“莎弗朗尼夫人——头发用品,一概齐全。”黛拉冲上台阶,一边喘气,一边定下神来。夫人是个大块头,白得不大正常,冷冰冰的,跟“莎弗朗尼”<sup>②</sup>可没有一丁点儿共同之处。

“我的头发你要买吗?”黛拉问道。

“头发我收的,”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货色品相怎么样。”

---

① 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上》说,示巴女王曾带了许多香料、宝石与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解的谜语去测试他的智慧。

② 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所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是个舍己救人的典型。

棕色瀑布倾泻而下。

“二十块钱。”夫人说，一边老练地把厚厚的头发托起来细看。

“快把钱给我。”黛拉说。

哦，接下去的那两个小时简直是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飞驰而过的。嗨，咱就先不去管这样比喻是否牵强附会了。反正黛拉为了给吉姆买合适的礼物，把大小店铺都搜索了个遍。

她终于找到它了。它简直就是专为吉姆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别的任何哪家店里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她都把那些地方搜个底朝天了嘛。那是一根白金怀表短链，设计简朴大方，全靠质地本身显示它的高贵，而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精品全都是这样的。它甚至都配得上“那只金表”了。她一见到，就知道它非吉姆莫属了。它跟他的人品都很相近呢。又文静又高贵——这两个形容词用在二者身上都是恰到好处的。店家要二十一元才肯把东西给她，揣着剩下的八角七分她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金表配上那根链子，吉姆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看时间了。那只表固然气派，因为是用一根旧皮带凑合系着的，他只能瞅空子偷偷瞄上一眼呢。

黛拉回到家中，她的陶醉感略略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审慎与理智。她取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补救慷慨加上爱情所造成的损失。那可永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呀，看官诸君——庞大艰巨的工程呀。

不到四十分钟，她脑袋上就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紧贴头皮的小发卷，变得活像是个逃学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长久、仔细、挑剔地审视自己的映像。

“如果吉姆在看我第二眼之前没把我杀掉的话，”她自言自语地说，“他准会说我跟科尼岛游乐场的合唱队女郎没什么两样了。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噢！拢共只有一元八角七分，又能怎么样呢？”

七点钟的时候，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已经放在炉子上加热，就等肉排放下去了。

吉姆是从不晚回来的。黛拉把表链对折，握在手里，在他进来必定要经过的桌子角上坐下。接着，她听到一层楼梯处响起了他的脚步声，有一小会儿，她的脸都变白了。她一向有为日常小事做很简单的默祷的习惯，此时，她悄声祈祷说：“求求您了，上帝，让他觉得我仍然是美丽的吧。”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又把门关上。他显得挺单薄，非常一本正经。

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得养家糊口了！他得添一件新的大衣，他连手套都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着，一动不动，就像一条猎狗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眼睛盯住黛拉，脸上有一种她读不懂的表情，这可把她吓住了。那不是愤怒，不是惊讶，不是责备，不是恐惧，也不是黛拉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定定地町看着她，脸上带着种怪异的表情。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这样町着我看。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这个圣诞节我是无法过的。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介意的，对不对？我就是非得这样做不可。我的头发长起来快得很哪。说‘圣诞快乐！’呀。吉姆，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好不好。你绝对猜不到我给你寻觅到一件多么精彩——一件多么漂亮、精彩的礼物的。”

“你把头发剪掉啦？”吉姆吃力地问道，好像他已经绞尽脑汁，却仍然未能把这点显而易见的事情弄明白似的。

“剪下来卖掉了，”黛拉说，“难道你还不是一样喜欢我吗？我还是我呀，即使剪掉了头发，对不对？”

吉姆好奇地朝房间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头发没有了？”他白痴般傻乎乎地问道。

“你不用找了，”黛拉说，“头发卖掉了，我告诉你——卖掉了，也就是没有了。今儿是平安夜，小伙子。对我好点嘛，因为那是为了你而卖掉的。我头发有多少或许能数清，”她接着往下说，柔美的声音里突然多了几分一本正经的激情，“可是我对你的爱有多少，那是无人数得清的呀。肉排我可以往锅里放了吗，吉姆？”

吉姆仿佛猛地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把他的黛拉紧紧地抱在怀里。看官请耐心等待片刻，且容说故事的往另一枝上多饶舌几句。一星期八块钱或是每年一百万——这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巧舌如簧的才子也不见得能给你正确的回答。麦琪带来了珍贵的礼物<sup>①</sup>，可是咱们的那件不包括在其中。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之后便自见分晓。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包东西，往桌子上一扔。

“对我可别往岔路上想呀，黛儿，”他说，“我是绝对不会因为头发长短，有没有去掉脸上的汗毛，用什么洗发液，就会减少一点点对我的姑娘

---

① 据《圣经》载，麦琪（东方三贤人）送给圣婴的礼物是黄金、乳香与没药。

的爱。你只消打开这小包东西，就会明白一开头我为什么变傻了。”

白皙的手指和灵敏的动作把细绳与包纸拆了开来。紧着而来的是一声狂喜的尖叫；接下去呢，唉，又迅速转成女性所特有的歇斯底里的流泪与哭泣了，这就有劳套间的男主人赶紧千方百计地去劝慰了。

因为摊在桌子上的是“那套发卡”——一整套的梳形发卡，包括两鬓用的和脑后用的，正是陈列在百老汇路一个橱窗里让黛拉眼热了很长时间的物件。漂亮极了，纯正的玳瑁制品，周边镶有宝石——颜色去配刚刚失去的头发，真是再合适也没有。这套发卡价格不菲，这她是知道的，所以尽管心里渴念，但是从来不敢妄想真的能一旦拥有。宝物如今归她所有了，可是指望去装饰的那头秀发却离她而去了。

不过她还是把发卡抱在胸前，终于，她能够把泪汪汪的眼睛抬起来，绽出一个笑容，说：“我的头发会长得很快的，吉姆。”

忽然，黛拉像只给火烫着的小猫，跳了起来，嘴里喊道：“哦，哦！”

吉姆还没看到给他的漂亮礼物呢。她热切地摊开手掌，把东西显示给他。稳重的贵金属闪了一下亮，仿佛也反映出了她快乐、热烈的心情。

“像不像位贵族佳公子呀，吉姆？我走遍全城才寻见它的。你现在每天都得把表掏出来看上百来遍了。把表拿给我。让我看看配在一起模样如何。”

吉姆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往长沙发上一靠，双手垫在脑后，眯眯笑着。

“黛拉，”他说，“先把咱们的圣诞礼物放一放，让它们自己待一会儿。东西太好了，暂时不用为好。我卖掉了表，好买给你的发卡。现在可以让肉排下锅了吧。”

那三位麦琪，如你们所知，是有智慧的贤人——无比聪明的博士——他们带来礼物，奉献给出生于马槽的圣婴。他们开创了圣诞节互赠礼物的习俗。由于他们聪明过人，万一礼物有相不中的，也有权去退换。说故事的笨嘴拙舌，给列位看官讲了一个平淡无奇，既不大喜大悲，亦无大起大落的故事，叙述住在经济公寓里的两个傻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家中最珍贵的物件。但是在下要对当今世上的聪明人说的是，在普天底下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还得数此二人最为聪明。在所有送礼与收礼的芸芸众生里，还是这两位最明智呀。不论天涯何处，最聪明的还是他们。他们即是贤人麦琪了。

## 咖啡馆里的一位世界主义者



The Gift of the Magi

午夜时分,咖啡馆里人头攒动。不知怎的,我所坐的那张小桌子,进来的人却是视而不见,桌子边的两把空椅子为了赚钱,好客地朝着蜂拥而来的客人们伸展着手臂。

后来,有一位世界主义者坐在了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持有一种理论,认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们听说过他们,也看到过有大量的行李贴着外国标签,但却发现那不过是旅游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

我恳请您留意这里的场面——大理石桌面的桌子,皮面的靠墙排椅,来客们兴高采烈,女士们淡妆浓抹,大家微妙而又显然是异口同声地谈论着趣味、经济、富裕生活或者艺术,侍者伺候周到但又爱小费,所演奏的音乐对人们更是曲意奉承,不惜违背作曲家的原意。人们谈笑风生,一片嘈杂——而只要你想喝的话,装在高脚锥形玻璃杯里的维尔茨酒就摆在你的唇前,就像树枝上的一枚熟透了的樱桃,在一只偷食的松鸦的鸟喙的面前招摇一般。一位来自莫克昌克<sup>①</sup>的雕塑家告诉我说,这里的景象真的不亚于巴黎。

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名叫E. 拉什莫尔·科格兰,到夏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科尼岛<sup>②</sup>听说他了。他向我透露说,他要在那里开辟一个新的“胜地”,给游客们提供至高无上的娱乐。然后他的话题又转到纬度和经度上面去了。可以说,他是把那个伟大的圆形地球玩弄于手掌之中,是放肆而又轻蔑地玩弄的,对他来说,似乎地球比客饭里的葡萄柚上的酒浸樱桃的核大不到哪里去。他无礼地谈论着赤道,时而说说这个大陆,时而说说那个大陆,他揶揄地球的气候带,他用他的餐巾就把公海擦干了。他用手一比划,就能描绘出海得拉巴<sup>③</sup>里的某个集市上的情形。他吹一口气,就能让你在拉普兰<sup>④</sup>坐雪橇。他发出尖啸声,你

① 莫克昌克,美国的一个城市。

② 科尼岛,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小岛。

③ 海得拉巴,巴基斯坦东南部城市。

④ 拉普兰,北欧一地区。

就会在基莱卡希基与夏威夷土人一起乘风破浪。说时迟那时快,他又拽着你走过阿肯色州的一片生长着星毛栎的沼泽地,让你在他的位于爱达荷州的大牧场里的盐碱地里把衣服晾干,然后又旋风似的把你带到维也纳大公的酒会上去。未几,他又会告诉你,他曾在芝加哥的一个湖上偶感风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埃斯卡米拉用一种名字叫做楚楚拉的草煮成汤药,把它治愈了。你可以寄一封信给他,地址就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收”,相信他肯定能收到。

我确信,我终于找到了自从亚当以来的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聆听着他那世界范围的谈话,惟恐会发现话中有匆匆环游地球的人常有的褊狭之见。但他的见解总是不卑不亢,对待各个城市、国家以及大陆,他就像风或者万有引力那样不偏不倚。

就在E.拉什莫尔·科格兰东拉西扯地谈论着这个小小的星球的时候,我欣喜地想到了一位伟大的几近于世界主义者的人,他为整个世界写作,又献身于孟买。他在一首诗里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既有骄傲,又有敌意,“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他们前往四面八方,但又在故乡的城头留连,就像孩童抓住母亲的衣襟一样”。每当他们走在“喧嚣而又陌生的街头”的时候,就想起家乡来,那“最为忠诚、愚蠢、充满柔情的城市;只要说出她的名字,就使得他们用纽带维系了起来”。而我之所以欣喜,是因为我发现吉卜林先生<sup>①</sup>在打盹。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并非用尘土做出的人<sup>②</sup>,他并不狭隘地吹捧他的出生地或者祖国,如果说他吹牛的话,他也只是拿他的整个圆形的地球,来向火星人或月球居民夸耀。

E·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些话题的表达,因为外界对我们的桌子的干扰而加快了。正当科格兰在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的时候,乐队转而奏起了组合曲。最后一个曲子是《迪克西》<sup>③</sup>。当那些振奋人心的音符跳荡出来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桌子边的人都热烈鼓起掌来,几乎把乐曲的声音淹没了。

用一个段落来说出下述是值得的,即这种壮观的场面,在纽约市的众多的咖啡馆里每晚都能看到。成吨的啤酒被出人意料地消费掉,便说明了这一点。有人匆匆猜测,一到日暮,城里的南方人全都躲在了咖啡馆里。在一个北方城市里对“南方叛军”的这首战歌的这种欢呼,确

---

①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里引用的诗句即是他的作品。

② 《圣经》上说,人是上帝用尘土做出来的。

③ 《迪克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南部各州流行的战歌,现仍流行。

实有点令人费解,但又并非不能解答。与西班牙的战争,薄荷与西瓜的连年丰收,冷门迭爆的新奥尔良赛马场,以及构成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社交圈的印第安那州和堪萨斯州的公民所举办的豪华宴会,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南方在曼哈顿<sup>①</sup>成了一种“时尚”。来为你修指甲的人会小声嘀咕说,你的左手食指让她油然想到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一位绅士。啊,那是当然的了;不过如今很多女人都不得不工作——这是因为战争,你是知道的。

乐队正演奏《迪克西》的时候,一个黑头发的青年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像莫斯比<sup>②</sup>游击队员那样大喊大叫,疯狂地挥舞着他的那顶软檐帽子。接着,他穿过烟雾走到我们的桌子前,一屁股坐到那把空椅子上,掏出了香烟。

夜晚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拘谨了。我向侍者点了三份维尔茨酒,黑发青年得知也有他的份儿,微笑着点头表示感谢。我赶紧乘机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想验证一下我所持有的一个理论。

“请别介意,”我发问道,“你是不是来自——”

E. 拉什莫尔·科格兰一拳拍在桌子上,我的话被噎了回去。

“对不起,”他说,“不过这是个我永远也不想听到的问题。一个人是哪里人又有什么关系?凭邮政地址判断一个人那公平吗?嗨,我见过讨厌威士忌的肯塔基人,见过并非波卡洪塔斯<sup>③</sup>后裔的弗吉尼亚人,见过没有写过小说的印第安纳人,见过不穿沿着侧缝缀着银元的天鹅绒裤子的墨西哥人,见过滑稽的英国人,挥金如土的美国佬,冷血的南方人,小心眼儿的西部人,以及忙碌的纽约人,有一个食品店的伙计只有一只胳膊,他用纸袋子包装越橘,纽约人忙得都不能在街上待上一个小时看看。人就是人,不要拿地域标签来给他设置障碍。”

“请原谅我,”我说,“我的好奇并非全无道理。我了解南方,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我有这样的看法,那些怀着特殊的激情和明显的地域忠诚为这首乐曲鼓掌的人,一准是新泽西州塞考库斯人,或者在纽约的默里·希尔讲习所与哈莱姆河之间的地区的人。我必须承认,我正打算向这位先生问一些问题来验证我的观点,你就以你的高论打断了我。”

---

① 曼哈顿,纽约市的一个区。

② 莫斯比(1833—1916),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联盟别动队的首领。

③ 波卡洪塔斯(1595—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英国殖民者约翰·史密斯,与英国移民约翰·罗尔夫结婚,后去英国,受到上流社会礼遇。

这时黑发青年向我开口了，显然，他的头脑的运动也有本身的常规。

“我愿做一棵常春花，”他神情神秘地说道，“生长在一个山谷的顶上，尽情地唱歌。”

这话显然是太费解了，于是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曾十二次周游世界，”他说道，“我认识一个住在乌珀纳维克的爱斯基摩人，他托人去辛辛那提买领带。我在乌拉圭看见一个牧羊人，他在巴特尔·克里克<sup>①</sup>的一次早餐猜谜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埃及开罗租了一间房子，在日本横滨也租了一间，为期都是整整一年。上海的一家茶馆留着拖鞋在等着我，而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我也不必费心告诉他们怎么给我煎鸡蛋。这个古老的世界太小了。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山谷中的古老庄园宅第也好，克利夫兰市的欧几里得大街也好，派克斯峰也好，弗吉尼亚州的菲尔法克斯县也好，胡利甘平川也好，或者不管哪个地方也好，夸耀自己的出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当我们对自己恰好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镇或者十亩泥沼地带里泰然处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些。”

“看来你是个十足的世界主义者，”我钦佩地说道，“不过你似乎也会非难爱国主义。”

“那是石器时代的遗风，”科格兰热烈地宣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sup>②</sup>还有住在考伍湾的人。总有一天，人们对各自的都市、州县或国家的那些小家子气的溢美之词会被一扫而空，我们都将成为世界公民，而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

“可是当你在外地游历的时候，”我追问道，“难道你就不思念某个地方——某个可爱而又——”

“一个地方也没有，”E. 拉什莫尔·科格兰轻率地打断我的话，“人们称之为地球的这个陆地的、球形的、行星般运动的、两极略扁的大块物质，就是我的家园。我在外国见过许多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为情感对象所束缚。我在威尼斯见到一些来自芝加哥的人，他们在一个月夜坐在凤尾船上观光，却又夸耀自己家乡的排水管道是如何地好。我见过这样一位南方人，当他被介绍给英国国王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忙对那位君主说，他的姨婆与查尔斯顿<sup>③</sup>有地缘关系，她嫁给了那里的珀金

---

① 巴特尔·克里克，美国密歇根州西南部城市，是一八二四年白人与印第安人激战的战场。

② 巴塔哥尼亚，南美洲最南部的地区，在安第斯山和大西洋之间。

③ 查尔斯顿，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港市，以英王查理二世的名字命名。